

An Almanac For Moderns

by Donald C. Peattie

春 花

夏 蝉

秋 叶

冬 雪

中 的

自然记趣

四季 物语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An Almanac For Moderns

by Donald C. Peattie

〔美〕唐纳德·C. 皮阿提 著

陈苍多 译

四季物语

春 花

夏 蝉

秋 叶

冬 雪

中 的

自然记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季物语：春花、夏蝉、秋叶、冬雪中的自然记趣 / (美) 唐纳德·C. 皮阿提著；陈苍多译. —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6

ISBN 978-7-5682-6973-5

I. ①四… II. ①唐… ②陈… III. ①随笔—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77472号

本书译文经北京阅享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由新雨出版社授权使用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9-1960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销 售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 张 / 12.25

字 数 / 260千字

版 次 /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58.00元

责任编辑 / 马永祥

文案编辑 / 马永祥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李志强

目录



一月

1



二月

33



三月

63



四月

95



五月

127



六月

159



七月

191



八月

223



九月

255



十月

287



十一月

319



十二月

351

January
一月



一月一日

哥廷根的一位老科学家习惯这么开始新一年的工作：午夜钟声敲响时，郑重其事地坐在桌旁。我自己的脾性比较懒散，但在新年的第一个小时里，我仍然醒着，尽管觉得高兴，却也冷静、沉着，在那种精神孑立于深夜的心境中，我问道：“现在怎么办？现在在何处？”

我走到窗边，向外望去，却看不到什么新年的景象——除了黑暗中生出的白色雪花，狂野地飞旋，飘进透过菱形窗户照出去的短暂而温暖的亮光中，然后又如生命那样短暂，再度消失在黑暗中。雪花被风水平地吹着，仿佛后面有什么幽灵把它抛出来一样，就像某种箭筒中有无数只箭的阴暗力量。

对于那些不再年轻的人而言，雪总是透露着某种死亡的意味。因为或迟或早，它都会找上我们所有的人，把某一个人埋葬其中——朋友、父亲、妹妹。人心不会忘记这些事。灵魂望着外面，寒冷黑暗的迷离世界，要求最终的答案，或者如果没有最终的答案，它至少要知道：人的希望在何处？

我说，人的希望在他自身之中，我这样说，并不否认上帝可能是人在心中找到的一切智谋之源。但是熟悉我的读者，都知道我有多么不爱去依赖物理学家觉得人们更容易相信的那种冷冷的上帝——某种体现了热力学第一与第二定律的存在。比起“可亲性”来，谁会不在乎上帝到底有多庞大？不，我说，人的希望，就像人的缺点，不在他的星相里，而是在自身之中，并且不仅是在少数为了让他人活得更好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高尚人类之中，也在所有伤痕累累的血盟兄弟情之中。

一月二日

以前有个十一岁的男孩，听说北极星是唯一总停留在同一个地方的星星——固定的指引星，整个明亮的苍穹似乎在绕着它旋转。这个孩子决定找到这颗星星，但他并没有任何工具。不过，工具的缺乏虽让平庸的人感到失望，却能让有天赋的人更优秀。于是，他自己制作了一个厚纸筒（当然没有透镜），放在一个架子上，对准每一颗星观察着，但它们都会迅速地移离视界。然而，他的耐心足以媲美自己决定去做的工作，最终，他发现了那颗不会移动的星星。

这个故事的寓意应该是小孩就是后来的哥白尼。但他并不是，长大后的他是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皇的图书馆员——这个职位你觉得有多高，它就有多高。我认为，这个故事的真正寓意是：凡是自己发现什么东西的人，会因此更富有，并且富有的程度与他当初用以发现那东西的工具成反比。

不过，这个故事背后还有一个寓意，那就是这颗遥远而可怕的恒星“北极星”，并不总是我们的北极星。我们这颗暂时的行星，很不自自在地在轴上移动着，像一个陀螺要倒下时那样摇摇摆摆。几千年以前，在我们北极上方的天顶星是右枢星——天龙座中最亮的星星之一，而埃及坟墓的建造方式，就是为了能让人们从坟墓的低门可以直接看到它——一颗被人们认为永远不变的星星。而明天——从现在算起只有一万两千年——那颗星将会轮到天琴座的织女星。

一月三日

真正喜爱大自然的人，并不抱怨这位女主人的脸变得比较阴冷。他会到户外碰碰运气，就像小鸟们飞过没有树叶的树林，在他面前的寒风中盘旋那样。小鸟不仅在克服恶劣的天气，等着春天来临，它们还在唱歌——“刺克——啊——嘀——嘀——嘀”。第一个音节像一颗种子在历经风霜的蒴荚中发出的滴答声，其余的音节则像风儿在高音部的旧弦中拨出的铮然声响。灰色、黑色、灰黑色的小鸟与灯草雀组成的不对称的小群体一掠而过，制造出一个如日本版画般生动与高雅的刹那。

即便在树林深处，那寂静中也没有丝毫忧伤的气息，只让人感到一种广袤而富于沉思意味的凝重。天空有下雪的征兆；空气静止不动，等待着雪的来临；月亮的周期正处于“近地点”。死亡之后的生命，开花之后的结果，腐败又复活——像一位魔术师的把戏反复在上演，而我们仍好奇它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仍醉心于那魔术。

一月四日

现在，我们已置身于冬天的竞技场中，多么严酷的冬天啊，大西洋海岸遭受到暴风雨接连的冲击，船只在大海中呼号着，发射出的无线电声断断续续地消失在海上。寒气乘着飓风的翅膀，从北极、从基韦廷吹过来，在一阵阵的大漩涡中吞没了一片大陆，然后在东方消失，接着又是一阵飓风。冷霜的指头伸向了热带佛罗里达的柔弱尖端。而在这儿，新结的冰层在不溶化的古老冰层上增厚，乡村的电报线圈上结了冰，每棵树都被锁在银色的盔甲中，像是一种白色的锁子甲，折裂着树木的骨头，并高兴地倾听着断裂的声音。我们北美的冬天，透露出一种特别的施虐狂意味，只要是穷人拥挤在烟雾弥漫的城市，只要是男人，还有女人，在大草原的孤独房子中与寒冷作战，那地方就对于折磨性的痛苦透露出一种无情的喜爱——只为了这种痛苦自身的缘故。我们从东部到西部之间，没有阿尔卑斯山来阻挡吼叫的北风，南边的陆地无法免于北部的侵袭。我们的山脉，随着北风前进，而在山脉之间的多风海湾里，以及沿着山脉外侧，有大量张开白牙吼叫着的日子在进行着突袭。

一月五日

一七八六年的今天，托马斯·纳托尔（Thomas Nuttall）在英国出生。他是属于新世界的人物，因为他爱的是美国，而美国也作为回报，让他出了名。纳托尔的名声令人羡慕，他是鸟类学家，也是植物学家，那时正是十九世纪前四分之一的伟大时光，我们的整个大陆都在呼唤这位自然学家——从圣劳伦斯湾的鲑鱼，到佛罗里达的苍鹭，而那时，白人还没有踏上落基山的高山草地，也还没走进加州的红杉林。

纳托尔本人是羞怯、怪异的单身汉，衣着邋遢，由于生活很贫困，所以极度俭省。古老的费城科学大学——当时美国的“吕克昂学园”（Lyceum）——的同学，几乎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在担任哈佛大学植物园园长的时候，喜欢在家中设置各种秘密的门，只为了享有自己的隐私权。结果，有人可能会进入纳托尔的书房，却发现那儿只有无数的鸟笼——这个小精灵似的矮小男人不断做实验用的鸟。

纳托尔晚年继承了一笔财产，是那种死者设定条件控制生者的英国遗产。遗嘱中规定纳托尔必须每年在英国住九个月。他接受了这笔遗产，因为他希望把钱送给一位妹妹。但这样就意味着在家乡流亡——他是这样说的。只有一次，他回到过花费了他很大心血的田野——于秋天坐船到美国，于次年春天回来。如此绕过了遗嘱的规定。但是到达美国时正是冬天，花儿早已枯萎，鸟儿也不见了。

一月六日

托马斯·纳托尔在美国的旅行，首先是追随拉菲内克（Constantine Samuel Rafinesque）的脚步——到了特拉华半岛，以及费城与华盛顿各地。但不久，他便出发前往没人去过的大草原了，陪伴他的是苏格兰自然学家布拉德伯里（John Bradbury）——布氏的日记是美国收藏家中最抢手的珍品之一。在密苏里州西部，他们被印第安人抓起来后，只能靠一种方法才免遭折磨之苦：布拉德伯里拆开自己的表，把齿轮与弹簧送给了那些像孩子般快乐的野蛮人。纳托尔在田野中四处走，结果迷了路，因饥饿与疲倦而昏倒在地后，一位友善的印第安武士用独木舟把他送回了营地。

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从五大湖区旅行到了佛罗里达，探索过阿肯色的乡村，遭受过无数的艰辛，也被印第安人抓过很多次。最后，他辞掉了哈佛的职位，跟随韦思（Nathaniel Jarvis Wyeth）的探险队去了太平洋，并率先踏上了美国西部山脉草地的璀璨乐土。如果说欧洲的每种花儿几乎都有林奈所取的拉丁名字，那么西部最美花朵的命名，则要归功于纳托尔。他坐船从加州旅行到夏威夷群岛，回来绕过合恩角时，曾要求船长让他下船去采集，哪怕只有三个小时也行，但并没有如愿以偿。然而，当纳托尔到纽约付船费时，船只的主人却自愿放弃这位温和的学者要交的钱。

纳托尔对美国植物学的贡献，主要是他对于新品种的真实描述。他完成了米肖那本论北美树木的佳作，因为他增加了米肖无法知道的西部品种。但是，会让人们长久记得他的作品，却是《美国与加拿大的鸟类》一书，我知道，有数以千计的爱鸟者像我一样都很珍爱此书。

一月七日

恐惧自黑暗中产生，是我们身为夜伏昼出，而非昼伏夜出的生物的恐惧。但是，我和很多人不一样，在户外时并没有这种感觉。夜的恐怖滋生于壁橱、床、地窖、阁楼以及所有那些地板门、凹坑与巢窟——文明人生活于其中，磨钝了感官，滋生了疾病。夜晚的室外，天气可能寒冷、多风或下雨，但总不是妖怪能够忍受的地方。

实际上，如果你以真实、哲学的观点去思考夜晚的话，一定会体认到：夜晚是普遍的、绝对的。亮光、白日、炽燃的太阳与星星——全都是例外；这一切只是发亮的珠宝，泼溅在黑色的暗夜之布上。在整个宇宙和永恒中，黑夜普遍存在着。黑夜是宇宙之母，是孕育亮光的大子宫。

一月八日

圣奥古斯丁问道，如果一个人诞生在什么星星之下，那颗星星就决定了他的命运，那么为何同在同一天出生的人，命运却那么不同？我们可能会再问，查尔斯·达尔文与亚伯拉罕·林肯都生于一八〇九年二月十二日，可其实，达尔文与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自然选择理论的共同发现者——同日生才比较合理，但华莱士却生于一八二三年的今天，我们要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呢？

二十三岁在婆罗洲旅行时，华莱士写下了这句话：“每个物种的存在，都在时间与空间上，跟一个预先存在且关系紧密的物种偶合。”关于“物种的改变如何发生”这个问题，继续困扰着他。三年之后，他在摩鹿加群岛的特尔纳特岛患了严重的间歇热，有一次突然发冷，紧紧盖着毯子，此时他想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我脑中忽然闪过，”他写道，“适者生存的想法。”他在那晚想出了这个理论，烧一退，他就坐下来，写下自己的想法。连续几夜后，论文完成，送到一个名叫查尔斯·达尔文的人那儿——因为他听过这个人。

“我不曾看过比这更动人的巧合！”达尔文在收到论文的那一天寄信给莱尔，“就算是华莱士有了我在一八四二年所写出的手稿，也写不出比这更精彩的摘要！甚至他的用词现在也成了我的章节的标题。”在莱尔与约瑟夫·胡克爵士的建议之下，达尔文于令人难忘的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在“林奈学会”当众宣读了这篇论文和他自己的论文。

一月九日

自然选择的理论由两个人同时发现——这个惊人的巧合，只是科学史上众多类似的例子之一。大家都知道，可能有很多发明家宣称他们发明了同一样东西——例如飞机。是的，如要实现一种计划，也许需要很多发明者一起努力，在时机成熟时，发明与发现就会出现——望远镜得到改进后，立刻就到处有人发现了新的星星。

就达尔文与华莱士的例子而言，我们很容易看出他们是如何同时得出结论的。两人都是自学成功的人，主要的兴趣都在于动物分类学，两人都曾到热带岛屿探险，都备受折磨，想要解释清楚这些微不足道的岛屿上看似特别的造物，并且两人都读过马尔萨斯论人口压力的文章。要不是那次的巧合，我们可能就会用“华莱士主义”，而不是“达尔文主义”来了解自然选择了。在某些方面，华莱士的观念比达尔文健全。他没有犯达尔文的“性别选择”错误，也不像达尔文那样依赖如同“驯养动物的人为进化”这类不可靠的论证。

华莱士与自然学家贝茨（Bates）共同创造了自然选择的另一个理论——“保护性拟态”理论，这个理论尽管有夸张的地方，却有基本的真实性。华莱士也是地理动物学之父。老年时——他活了九十岁——他仁慈的性情由科学转向了人类命运与幸福的问题，而且他似乎确实相信人类的命运与幸福，分别会按照唯灵论与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单一税制实现。

一月十日

小溪现在结冰了，虽然天气不是特别冷。我从未见过溪水一直冻到底，树林里的池塘也冻得很深，也许冻到了塘底，而在荒凉的小小岸上，冰层已经在往上推，奇异地膨胀起来。水的特性很奇怪，在自然的元素中很独特：在靠近冰点时，并非继续收缩，竟是突然膨胀。如果水管爆开，花园喷泉或墙壁裂开来，那是很不方便的。

然而，由于水是每种生物的绝对要素，所以水的每种特性对于生命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如果在冰点时，冰像其他物质一样收缩，那么就其容积而言，就会比水还大，会沉到所有池塘、溪流、湖泊的底端，在那儿的孤绝状态中，永不会溶化。年复一年，冰的累积会增加。海也会早就充满了冰，变成冷气的大储藏所，使得陆地所有的生物冷透骨髓，使得所有的原生质凝固起来。

但是，由于冰会浮着，所以它只在所有较大的水体表面形成。底部的温度永不会降到冰点以下，因为如果冰再冷下去，就会开始再膨胀，升上来。因此，第一次温暖的天气，会在小溪之中显现出来。

一月十一日

古谚说，白日越来越长，就越来越冷。当白日明显变长，太阳似乎在同情我们时，冬天伤人心的时节也就来临了。

但是窗外——我面前滚滚而去的冰封世界，还有很多热量要付出，然后春天才可能再度光临。如要溶化一部分的冰，而不提高其温度——只是把常冷的东西从固体变成液体——实验室中的人，以及宇宙实验室中的阳光，就必须应用热量，使得热量足以把同样的水提高到华氏一百六十七度（七十五摄氏度）。根据气象学家的说法，这是“春迟”。我认为，对于一月那种没有更生力量的固有恶劣状态而言，“春迟”倒是一个很温和的措辞。

然而，即便使冰溶化的那种潜在的“桀骜”热量，也具有一种生物学价值。要不是水具有这种奇异特性，也就不会有冬天，而冬天对于生物有其价值所在——冬眠。每位园丁都知道：球茎与干茎需要休息。秋天的开花以及冬天融雪时的突然生长，会使得植物筋疲力尽。种子、胞芽、树叶，植物的整个新陈代谢需要停止。是的，热带没有冬天，但就生物学而言，干燥的季节就是热带的冬天——在不利的干燥季节中，树木脱叶，种子不发芽。

一月十二日

一阵缓慢的“低气压”，已经从西南部偷偷越过陆地；呼啸的“高气压”及其剥落的蓝色天空与冰冷的气息，已经改变方向，而取代它们的又是灰色的天空以及浓浓的雪意。灰色是多么仁慈啊！美丽、精致、优雅。而现在，天空又十分安静地开始下雪了。一个新面具落在旧面具上，冬日的神秘感在加深，一种冒险的感觉，但我们无法太快看清它，不会像我们从开始就能迅速看清秋天的意图一样。

要研究雪花的结晶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把你的显微镜——如果没有更好的东西，就把一个透镜——拿到室外，或拿进一间寒冷的房间，就像我今天那样，走到阁楼上，打开一扇窗，面对潮湿的积雪，用一片玻璃捕捉雪花。

雪花晶体的美是无以言喻的，看一眼便胜过千言万语，无论你将它比拟成什么，都不适当——纵使比喻成蔷薇形窗的窗饰，或者让老女人绣得手指麻木、一辈子老眼昏花的那种圣坛花边，也不适当。雪花有一种迷人之处，是大部分晶体所没有的，尤其是晶体之王碳结晶或钻石所没有的，那就是它容易消散。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高贵的——除非我们知道它们不久便会消失。百合、星星一样的水仙、庄严的鸢尾（这些也是基于一种六面形的对称），就因为它们会立即消失，所以更加可爱。雪花的结晶才刚刚落在地上，便不见踪影了。